对不起,姐姐

周振华

四十三年过去了,我决定给姐姐赔罪。这是一次迟到的赔罪,本应从事情发生的那天就做,但碍于面子,我一直没有勇气,所以间隔了这么多年。我写下这篇文字,求姐姐原谅。

小时候孩子多,我们兄弟姐妹和其他家庭的孩子一样,有时会为芝麻大的小事干上一仗。但有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伤透了姐姐。

那场我与姐姐的"战争",缘于我多年积攒的被我视若珍宝的香烟纸。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这是我全部童年的精神寄托。那时冬天特别冷。每天早晨,我都顶着风雪,赶在其他孩子起床之前,跑遍村里村外的供销社、部队营房等地方所有的垃圾站,手和脸常被冻破。然后冒着被未烧透的煤球烫着的危险,从垃圾堆里把这些烟盒抢救出来。这些烟盒是我最心爱的东西,里面有我得意的"大中华",还有精装的"大前门""恒大"……它们日夜陪伴着我,没事我就拿出来,如数家珍,我与它们交流,和它们说话,就像我亲密的伙伴。

但是有一天,不幸的事发生了。它们被姐姐在干家务活时不小心用水给泡了!二百多张啊,全都面目全非!看着这些珍贵的烟盒就这样被姐姐给毁了,就像戳疼了我的心肺,我不能原谅姐姐的粗心大意!我将姐姐仅有的两张照片,从墙上的镜框里扯出来,连哭带闹,撕得粉碎,而后扔进了灶膛。

打那以后,好多年,姐姐再也没去过照相馆。姐姐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也许我的举动对她的伤害太大了,她再也没了照相的勇气。

撕姐姐照片那年我九岁,我至今都想不明白,九岁的孩子怎么会那么霸道?为啥那样冲动?小小年纪的我心中究竟存有多大的仇恨?

姐姐的照片没了,被我毁了,这要比我失去香烟盒受的打击要大得多。弄湿我的香烟盒,姐姐不是有意的,我还可以再到垃圾堆去拣。而我毁掉她的照片,却是不能弥补的。那青春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姐姐承受着太大的委屈,为这,她一定流过泪,一定伤过心,但没让我看到过,她也不会让我看到。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事姐姐只字未提,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哪怕是一句玩笑都不曾流露。

姐姐长我八岁,很有姐姐样儿,什么事都让着我。小时即使我打她骂她,抓她挠她,姐姐从没动过我一指头,总是笑着哄我,她身上有很多我给她留下的伤痕。那时农村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母亲总偏袒我这棵独苗,错儿都在姐姐身上。我知道姐姐从小到大,为我做了很多。姐姐常背我抱我,给我买糖果,为我缝书包,顶着烈日拔草卖钱给我买心爱的玩具手枪。

姐姐很苦,因为我们家是富农出身,嫁出去都成了问题,好在是个女的,可以降低条件,但姐姐还是没能找到贫下中农的家庭,最终嫁了一个中农家庭。但中农娶富农,中间还隔着一个阶层呢,他们觉得亏大了,心里不平衡,姐姐后来在他家受气自然是正常的事。姐姐从小就是个本分的孩子,从没和村里其他孩子吵过架,生活上也不攀比,很少乱花钱,年轻时也没照过什么照片。姐姐是共和国的同龄人,长身体时正赶上困难时期,读到三年级,因家里日子过得艰难就辍学了。她十二岁便和母亲一起下地干农活,从不叫苦喊累。姐姐从不和家里张口要东西,到十六岁了连一件像样的新衣服也没有,尽管姐姐也很爱美。印象里,姐姐年轻时梳着两条大辫子,睫毛长长的,皮肤白白的,很漂亮。村里和她年龄相仿的姐妹谁没几张姑娘时的照片,唯独姐姐没有。姐姐年轻时的模样,也许连她自己也忘记了。

后来的几十年里,每当想起这事,我的心就像被一团蚂蚁啃噬,一直在折磨我。我怎么才能抚平姐姐那颗受伤的心,大概这辈子也做不到了。

母亲过世后,一直住在老家的姐姐,每周都打电话给我。夏天,冰上西瓜,冬天,把炕烧热,等着我回去。姐姐对我就像母亲活着时的样子。每次我回家,她都做很多我小时候爱吃的饭菜,像压饸饹、豆面汤、菜团子;拌苦菜、酸菜、腌茄泥……已六十多岁的姐姐,越来越像当年的母亲,当我端起饭碗的时候,姐姐就坐在我旁边,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不停地唠叨着:好吃吗?多吃点。每当姐姐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的心就很不平静。

如果姐姐年轻时的那两张照片还在,该有多好啊!对不起,姐姐!真的对不起,姐姐!

朝花夕拾

坦雷姆小学的代课老师

陈亦权

八月十二日,在坦桑尼亚首都多多马市郊外的坦雷姆小学里,出现了一位极为特殊的代课老师——总统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而更让人不可想象的是,坦雷姆小学是一所违规的私人学校,它是一位名叫坦雷姆的建筑商人创办的。

近些年来,坦桑尼亚的经济发展较快,在以首都多多马市为代表的城市建设也迅猛发展起来,无数农民和牧人都离乡背井来到城市参与建设。有很多人不放心把孩子扔在家里,就把孩子也带进了城市里生活,仅在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〇年,多多马市就增加了近一万名外地孩子。可是,多多马市的学校无法容纳这么多孩子,家长们只能自己买来书本,白天工作,晚上用仅有的知识教孩子读书认字,而一些没有读过书的家长,就只能请识字的工友们帮忙了。

就因为这样,像坦雷姆小学这样的私人学校才应运而生,它们大多由一些大老板开办,这些所谓的小学有的在一个废厂房或者车间里,有的甚至只是一个临时大工棚,施工队伍去哪儿,学校就跟着搬往哪儿,而且为了保证孩子们的人身安全,这些私人学校一般都不设寒假和暑假。老板们为孩子们请来老师,老师的薪水则从家长们的薪水里平摊扣除。工人们没了后顾之忧,工作也更起劲了,于是更多的商人开始效仿,为自己手下的员工子女们开办私人学校,到了二〇一一年,整个多多马市已经大大小小成立了二百多家或是流动或是固定的私人学校。

这些私人小学虽然使外来的孩子们接受到了教育,但坦桑尼亚的法律并不允许商人们可以自由办学校,所以他们为孩子颁发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都得不到坦桑尼亚政府的承认,也就是说,这些私人学校全都是"违规学校"!果然,多多马市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并在二〇一一年八月下令对这些学校进行彻底取缔和清理,他们决定先拿办学最早而且也最有影响力的坦雷姆小学开刀!

八月十一日,当多多马市政府的执法人员来到坦雷姆小学打算依法取缔的时候,引起了老板和工人们的一致不满,他们抗议说哪怕是政府也不能剥夺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双方僵持互不相让,甚至还引发了暴力冲突。这件事传遍全国时,也进入了总统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的视线,基奎特总统在沉思了一个晚上后,做出了一个让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第二天,当多多马市政府的执法人员再次来到坦雷姆小学的时候,他们发现基奎特总统竟然站在黑板前给孩子们上课,总统见到他们后说:"我是这所小学的代课老师,现在正在给孩子们上课,请不要打扰我们!"

执法人员为难地说:"可是总统先生,按照坦桑尼亚法律,这些学校全是违规学校,我们应该取缔它们!"

"有什么法律能比让孩子们接受教育更为重要呢?多多马市政府应该是为每一个居住生活在多多马市的人服务的,当然包括这些外来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当然也要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基奎特总统说,"如果坦雷姆小学不够规范,多多马市政府就应该帮助他们,让他们变得合法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要拆除取缔,你们有这个精力来取缔清除这些学校,为什么没有精力去帮助他们,让每一座私人小学都变得更加合法和正规?"

基奎特总统的一番话,说得那些执法人员无言以对,最终,他们离开了这所学校。

尽管如此,基奎特总统并不放心,他知道在多多马市甚至在整个坦桑尼亚,像坦雷姆小学这样的私人学校还有很多很多。当天晚上,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是全国所有私人学校的代课老师,我要尽我的能力让他们学到更多的知识。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知道,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而他们能不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将直接影响着他们今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才,剥夺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无比罪恶的,因为那无疑是在破坏祖国的未来!"

基奎特总统的讲话赢得了全国百姓的掌声和支持,也让多多马市政府羞愧万分。接下来,原本是执法人员为拆除取缔这些私人学校而繁忙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政府人员为帮助他们这些私人学校而忙碌的身影!

是啊,面对这样的总统,这样的话语,谁又能不鼓掌?谁还能无动于衷?该羞愧、该反思、该改变的,又岂仅仅是多多马市政府?

凭海临风

听泉踏水虎山中

刘月新

当我们行进在虎山不宽不窄的水泥路、石板路、石子路上时,当两耳被哗哗流动叮咚作响的泉水声灌满,双脚被山体溢出的没了脚脖子的秀水引领着一路向上攀登时,方才明白自己当初的想象与现实是多么不同。

深藏于太行山中的曲阳虎山,不见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峭壁,很少裸露的巨岩和光秃秃的山头,没有想象中北方大山虎啸狮吼般的粗犷,但听一股股清泉从或明或暗的山间小溪或石缝中汩汩涌出,发出悦耳清亮的脆响,那脆响像魔棒般指挥着你,一会儿左顾,一会儿右盼,一会儿侧耳细听,一会儿四处找寻;但见层层叠叠的葱绿、碧绿与鹅黄,牵住你的目光一再向上方、远方攀爬。更为称奇的是,山体内溢出的清澈明亮的泉水,徜徉在脚下引领着你一路高攀。

面对满山流淌的泉水,我心怀疑虑,该是昨天适时的一场大雨,让虎山变得如此慷慨、如此热情洋溢吧?昨天下午到达曲阳虎山脚下,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芳容,那雨已由淅淅沥沥变为瓢泼大雨了。天公辛苦忙碌了一宿,待黎明到来之前才悄悄收兵歇息。当地朋友告知,虎山水资源丰富,丰水季节河流纵横,枯水季节,山泉依然哗哗奔流畅快淋漓。怪不得,我们下榻的地方都叫水岸山庄,这是一座柔情的山啊。大雨过后留下的是清新的空气、清新的蓝天白云、清新的虎山。徜徉在清凉的泉水中,饱览满山遍野的绿:碧绿的杨柳树、高大的柿子树大枣树、油绿的玉米棵,更多的是叫不上名字的阔叶树和花草灌木丛。这些诱人的绿齐刷刷倒映在路边大小池塘、小溪、湖水里,再造了一湖的绿色,深绿浅绿葱绿墨绿集聚一塘,荡成了一池浓得化不开的翡翠了。

是绿吸引了泉,还是泉滋生了绿?

秀美的虎山多年来人迹罕至,自然生态保持了原汁原味。置身其中,不禁怀疑起自己的感官与视觉,这是粗犷厚重、内涵丰富的北方太行吗?这分明是一片玲珑精致的锦绣江南。

沿着并不陡峭的山路前行,"鸟鸣涧""金水泉""三连瀑""神仙瀑""淘金洞"等著名景点渐次进入视线。啾啾唧唧的清脆鸟鸣从山林深处不时传出,把个虎山衬托得那般清新洁净、幽远深长。从远古流来的山间小溪,一路唱着美妙的歌,一会儿缓缓向前,一会儿跳跃前行,像顽皮的山童。山不在高有水则灵,明处暗处高处深处远处近处的股股清泉,自由欢快地向大山绿色的皱褶中涌来,向山间小路涌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叮咚作响的"金水泉",奏响了一曲天然之歌。当地朋友讲,"金水泉"常年咕噜噜冒泡,清澈甘冽的溪水上下翻腾,一年四季冬温夏凉。同行的朋友们听后呼啦啦一下涌上前去,蹲下身来掬起一捧清泉送入口中,有的干脆把矿泉水瓶灌满,想必此刻他早已是神清气爽了。"清溪怎媲瀑流泉,试看明砂倒映天。"行进的队伍里,不知谁有感而发来了这么一句。这一句吟诵不要紧,山间小路上立时拉开了一场咏泉比赛。人们争先恐后地抒情感怀:"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估计这位朋友主要是针对"新雨后"和"清泉石上流"来的。"碧水通灵穴,芳亭俯浅涯。源惊腾地出,势欲上栏斜。"这句好,抒情达意,同行发出赞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吟诵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刚好到达"神仙瀑"的下面。"神仙瀑"水位落差高达四十余米,雪花飞溅,景色壮观。在"神仙瀑"的映衬下,虎山显得越发灵动,李白还真的到过虎山。不远处一大斜坡上几个潇洒遒劲的大红字煞是显眼:李白寻仙路。呵呵,才情盖世的李白寻仙的目的何在?作为诗仙的李白本身就是仙啊。"初惊银河落,半洒云天里。"好,还是诗仙!说笑声、吟诵声和着哗啦哗啦的瀑布跌进碧绿的深潭里,激起一朵朵美丽的雪浪花。

行进在这清泉绿山中,人们被原生态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

位于半山腰的"淘金洞"是古淘金洞遗留下来的洞穴,深达几百米,十分罕见。提起裤脚行走在昏暗幽长的洞穴中,洞内凉风习习,清泉外溢,听着叮咚作响的天籁之音,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远古。不知是曲阳人历来崇尚富裕,还是本就天生精巧,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曲阳兴起了石雕业。雕塑大多与钱财神佛有关,随处可见大块石头雕刻的黄金袋、宝葫芦、金元宝、弥勒佛送宝、罗汉雕塑等,精美细致,惟妙惟肖,刚进山时我们就亲近了一条"千米亲水步游路"。这是一条平坦的弯弯曲曲的水泥路,路一边是小溪,一边是山体,路中间砌有无数个雕刻精致的枕头般大的元宝,两边是两行大小相间的铜钱雕刻。半拃深的泉水浸润着这些"财宝",使它们越发显得玲珑剔透、诱人。人们的双脚踏上去,再认真地走一趟,仿佛那财宝就被招进家门了。

其实,佛祖就在石匠心中,钱财乃身外之物,只有那叮咚作响、沁人心脾的山泉水是永恒的。

灵秀虎山,我们再来。

人在旅途

海南古屋

南海的风向来没有北方的风那样寒冷,即使是台风,卷起的也不过是滚滚的浪花。或许是北方人的缘故,我更恐怖黄沙弥漫的北方的冬季。海南古屋,你有着客家人的流离史,你更有着客家人奋斗的足迹。夏季的清晨,芭蕉还在滴淌着昨夜的雨露,而渔家姑娘已经跟着阿爸去赶海了。美丽的南海啊,浪漫而神奇的地方,怪不得如今会有那么多的人对你趋之若鹜,简直就是"椰风——挡不住的诱惑!"

丁红/绘 乌兰/文

当梦想照进现实

陈文静

在网上闲逛,看到一个帖子被多次分享:《如果忽略现实,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怀着好奇心点开,不禁怦然心动:作家、老师、医生、警察、化妆师、飞行员、植物学家、独立音乐人……或新鲜,或平常,但似乎每一个都能唤起我的崇敬,我的热情,我的怀想。像星际旅行、皇帝、机器人、阴阳师、月老、奥特曼、女鬼、当一只猪这样稀奇古怪的梦想和创意,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而笑过之后又很感慨。这些新鲜奇特、绚丽璀璨的愿望,有多少曾经在我们的心里停留过、燃烧过?有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被遗忘、被否定,被贴上幼稚的标签,狠狠地嘲笑后丢到角落?

四五岁时,我第一个梦想是做服装设计师。一天妈妈不在家,我把她的一块绿白条纹的丝巾翻了出来,将四个角中的三个各掏了一个洞,把头和两只手伸进洞里,坐等妈妈归来。后来我蹦跳着去开门,兴奋地嚷嚷:"妈妈,你看我像公主吗?"妈妈自然哭笑不得,可看我小小年纪这么有"创造力",还是很欣慰。后来,爸爸给我买了一台手动缝纫机,我就开始自己给娃娃做小衣服、小手套。据说我的"作品"在"六一"儿童节拿到妈妈的单位展览,还评上了奖。而如今,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只化为了手工的业余爱好。

八九岁时,我梦想当一名演员。那时《还珠格格》风靡全国,我一集一集地看,喜欢活泼开朗的小燕子,也喜欢多愁善感的紫薇。那时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走上舞台,让别人知道我。我模仿春晚的相声小品,家人都说惟妙惟肖;我在学校登台演出,参加团中央举办的"手拉手"活动,去电视台少儿频道应聘主持人,过了不少表演瘾。但终究,我还是考初中、高中、大学,踏踏实实地读书,舞台梦在岁月里渐渐泯灭。

十三岁时,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二〇〇三年,非典袭击了整个京城,而"柴静"这个名字被我深深地记住。当我看到单薄瘦弱的她穿着厚厚的隔离服走进病房,她那坚定的眼神、干净的微笑成为我心中抹不去的一道风景。我把她的照片挂在卧室的墙上,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要成为像她一样美丽、勇敢的女性,用手中的话筒发出最真实的声音。我更想当战地记者,以无畏的力量和勇气展现女性的坚强。

十六七岁,我愈发爱上文字,梦想以文为生。想象着自己每天坐在向阳的窗前,望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写出属于自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发愤学习,高考志愿默默填下:中文……我以为我离梦想越来越近了,我像埋藏心事一样,悄悄埋藏着梦。

如今,我在象牙塔里憧憬着我的未来。如愿以偿地学着喜欢的专业,看到希望,也感受着失望。这个世界每天有那么多事情发生,长辈总是说,现实就是现实,容不得你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总是不服气,也会反问自己,我手中的文字,真的有力量吗?回想青春岁月,我一直那么努力,现在该是梦想实现的时候了,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可是,我的未来在哪里?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短信与网络齐飞的时代,我们蹉跎着时光,变得异常浮躁,再也无法像以前的学者那样沉下心来做学问。我仿佛离梦想和当初的誓言很远。

这个世界追名逐利的人那么多,梦想,还可靠吗?淤泥之中的莲花,是枉然地消逝,还是依然开出纯洁的花朵?为什么当初那些火热的激情会慢慢在琐事中消逝。有时很努力地流着汗水一点点向上爬,觉得梦想就像山顶上的星星,几乎就要触手可及,可后来,星星不见了,只剩下寂寥的夜空。

原来成长的阵痛在于要以梦想的牺牲为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是曾拎着花篮跋山涉水采花的小孩,一路上遗失了太多的花瓣。

前段时间网络最红的视频当属青春短片《老男孩》。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的选秀节目,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老男孩的青春也是所有人的青春,经过岁月洗礼后剩下钻石一样璀璨的记忆。或许我们都能在这光与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关于时光和青春的记忆。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很多人幡然醒悟。老男孩说,梦想这东西和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更显珍贵。

篮中的花瓣还在,指间的香气还在,心中的梦想还在。遥望漫漫长路,我只愿以梦为马,加速前行。

灯下漫笔

放暑假了(外二首)

富永杰

放暑假了,帮家里晒一晒
刚碾回的麦子
也帮牛儿割回几捆青草
也帮那些手旁的农具
活动活动筋骨
帮园子里蔬菜捉捉虫
帮玻璃把身体擦得干净明亮
帮烟囱清除掉污垢
好让它呼吸
帮父亲多耕几块地
把还未收割的庄稼收完
让那些剩余的空旷孤独地生长
除此之外,在开学后的周末
回家的秋天
和父亲下棋
和母亲聊天

粉笔

你静静地坐在靠椅上
呆呆的像一个粉刷工
我忍不住挽起你
疲倦的身体

你这孤独的沉默者
满身洁白
唯有黑板知道
谁创造了你
你坐在黑色的靠椅上
起伏着一生的足迹

挥手间,你却
悄悄落下

写给孩子

如果春天在赶赴着一堂课
幸好我头顶花环
一片绿油油的田野
铺开一群花枝招展的身影
如果童年是课堂
幸好我把眼睛装在了燕子的
翅膀上
一片美丽的田野
铺开一幅可爱的画面
田野无论由什么编织
由绿色的氛围或是红的、黄的、
紫的色调
无论怎样
愿你们和我一起做田野的主人
伴我们涉过有些深奥的课堂
如果春天失约
如果童年是这次约会的孤独者
如果你站在失约的田野上
我等你们投向我的怀抱